



穿越皖南川藏线

安徽庐江 曾福来

行走

川藏线是四川成都与西藏拉萨之间汽车通行的第一条公路，也是早期的茶马古道，道路十分险峻。近些年来，随着旅游业的兴起和炒作，皖南也有了“川藏线”。2021年11月，在朋友驱车下，我们一行人穿越了皖南川藏线。宁国红杉林是我们穿越皖南川藏线经过、停留的第一道风景线，它位于宁国市方塘乡内。时值“立冬”，红杉正当时节，有些是明艳的红，有些略呈金黄，它们以“伞”状的树型笔直地矗立在水中，身姿挺拔英伟，养眼却不媚俗。

据当地人介绍，每年这个季节，红杉身姿俊美矗立在水中央，水面是柔柔的绿色，澄碧清澈，镜子般倒映着红杉的身影，美不胜收。据说，早在2004年时，有一家公司看中了青龙湾水系资源优势，在此种植了千亩红豆杉。红豆杉性喜阴凉湿润，因此在边上又种植了落羽杉为其幼苗遮阴，以保护红豆杉的生长，红豆杉和落羽杉一共种植面积达2000多亩，成为皖东南最大的红杉种植基地。谁知，红豆杉的生长速度极其缓慢，它所扎根的这片土地，在青龙湾水库的水位逐年上涨后，喜阴怕“涝”的红豆杉几乎“全军覆没”，用来给红豆杉遮阴的落羽杉却“很耐水淹”，活了下来。原本打造成为商业和药材产品的红杉林，竟然因为落羽杉林而成了一片独特火爆的旅游盛景。

我们到达的这天，由于天气原因，库内水位下跌，无法乘坐木筏从中畅游，只好沿山路上盘旋，来到红杉林最佳位置观景点，从高处遥望俯瞰，视觉冲击的震撼更为强烈，整片红杉林尽收眼底，大面积密集的黄红色艳丽夺目，湖水如蓝色的绸带从林中蜿蜒而过，起伏的群山郁郁葱葱的环绕在旁，蓝天白云下展示的一幅美丽山水画，美得让人惊艳。

穿越皖南川藏线，怪石嶙峋，竹海连绵，其中有“江南天路，水墨画廊”之称的泾县境内，藏着这样一段云端“天路”——桃岭公路，它既有桂林山水之美，又有云南石林之奇，集北疆喀纳斯之貌。桃岭公路又被称为“六道弯”，是泾县境内海拔最高的盘山公路，也是皖南川藏线

最精华最惊险之处，全长20公里。在一处观景台俯瞰，只见山路以“S”型顺山势而上，蜿蜒曲折，狭窄的公路盘山而建，绝壁千仞，空谷幽深，每盘旋上升一次，180度急弯此消彼长，似玉带盘山环绕，险趣共生。公路的一侧是陡峭高山，一侧是万丈悬崖，若赶上山雾弥漫，更是犹如行驶于天路之上，让人心跳加速。

蜿蜒川藏线，有数不清的山庄、民宿和农家乐。我们入住的山庄位于宁国市方塘乡码头位置，距离马路大约200米左右，避开了马路车流的喧嚣，坐落于风景优美恬静的村庄，驾车或步行从码头停车场随着乡间小道蜿蜒而进。这里鸡犬之声相闻，群山与小河环绕，植被茂盛，游客可以充分享受大自然的天然氧吧带来的清新感，更有农家自种的各种应季蔬果、喂养的土鸡家禽、味道鲜美的当地水库鱼等乡间特色供给来客品尝。

山庄的老板娘姓叶，将近50岁，她既好客又健谈，她告诉我们，自己原来因生活窘迫，为了生计，不得不在宁国市摆水果摊，生活艰辛。五年前，有两位爱摄影的退休老师游玩到这里，发现红杉林的美景，就拍下照片在网上发布，引来很多外地人来游玩。因当时食宿条件有限，游客自带干粮，打着地铺留在这里过夜居多。看着如此火爆的旅游队伍，她贷款在老家翻盖了三层楼房，接待游客们吃饭和住宿。见到商机，有很多原先背井离乡的人也纷纷回到家乡，搞起了餐饮、住宿一条龙服务。大家的日子于是越过越好。

原来，川藏线不仅仅是皖南的风景线，更是皖南人的生活线、幸福线。

猫与楝树

安徽合肥 胡玲

随笔

清晨起来在小区转悠。小区里树木葳蕤，低的有灌木丛，高一点的有鸡爪槭、桂花树、樱花树和山茶花树等，更高的则有落羽杉、白玉兰、红玉兰等。它们杂乱交错密密匝匝地立在小区中央曲折的水池周围，给人一种原始森林的感觉，又像绿色小岛。

透过层层绿意，隐约间，可以看见两只胖乎乎的小猫斜躺在树杈上，像在拉家常。几只珠颈斑鸠站在路边自顾自地低头寻找食物，它们一点也不怕人，仿佛它们才是这里的主人。有报道说，一男子在公园树下行走，被小鸟追逐，吓得狼狈奔逃。估计那只小鸟是在护巢，所以它的行为有些出人意料。有时看见小鸟，我便下意识地离它远一些，以免惊吓着它。不过，我们小区的小猫却与人走得很近，彼此相处得很好。早晨，它们慵懒可亲，成为令人怜爱的一景，傍晚，它们也是不可缺少的伙伴。

那时，这绿色小岛便开始热闹起来，孩子们有的拿着玩具枪模仿着天外来客在互相“交火”；有的在健身器材上爬上爬下，玩得不亦乐乎；还有老人在下棋。小猫呢，则埋伏在灌木丛里，很多只，一动不动，像吃饱了饭买了门票的观众一样观看着，极有耐心。孩子们对小猫也印象深刻。一次，绿岛边的一棵柳树的树枝断了，小区的管理人员就站在树下看啊看啊，极为心疼的样子。一个三、四岁小孩说，会不会是小猫弄断的？因为小猫会爬树。她妈妈笑了，说不会的，是暴风雨弄的。昨晚上雨了？现在住在高层的人，很难听到雨声。最后管理人员用绳子把柳树圈了起来，以防人不小心碰着它。猫走路很轻盈，一般不会损伤公物的。小区里的人对猫实在很宽容很信任，任它们来去自由。小区里还常常出现两位爱猫达人，一男青

年，一女青年。男青年瘦瘦的，头发遮住脸颊，背着双肩包；女青年也瘦瘦的，背着双肩包，长发飘飘。他俩一个在左边道给猫喂食，一个在右边道给猫喂食，从不交流。即使你主动上前搭话，他们也不睬你，两只眼只看着猫，眼光柔柔的，说话轻声细语，像两个远道而来的人，没有俗世的烦恼。从他俩身边经过，你能感受到一股凉气迎面扑来，像是从几千年的深潭里冒出来的，清爽宁静干净。

有一天，我在小区地下车库外行走，偶然抬头，看见一棵树在西斜的阳光下开着星星点点的紫花，啊，这不是楝树吗？我曾经在一首诗里认识楝树，便很想亲眼见到它，许是那首诗写得太深情了吧。后来，我在绍兴鲁迅故居的附近见过楝树。当时高兴极了，望着一树楝花，我想起鲁迅的散文诗：在我的后园，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鲁迅不怎么写花，但他对树情有独钟——原名周树人，便于树结下良缘。而眼前的树虽不是枣树，可也很挺拔，更何况它还生长在鲁迅的故乡，这叫人怎不怀着敬畏的心情仰望它呢？而在合肥，却一直没见过楝树，我很纳闷：怎么见不到楝树呢？不曾想，楝树就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。它位于深幽之处，被海棠树、玉兰树、枇杷树和合欢树遮挡着，难怪十几年来没有注意到它。边转悠边想着，不知不觉又走到那棵楝树下。此时正值梅雨季节，树上结了许多小小青果，十分诱人。



季节

蝉声洗过的夏天

安徽桐城 疏泽民

一座村庄，要是没有夏蝉，那是不完整的；要是没有蝉鸣，那是乏味的。夏蝉在高树，在林间，在枝头，它们在每一座鸡犬相闻的村庄里高歌，在每一个离乡游子记忆里回荡。“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……”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歌谣，将记忆带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。

一只褐色夏蝉潜伏在门前的槐树上，“吱儿吱儿”地唱出高腔，音域宽广，远远的就能听到。一个小小的身影，猫着身子，蹑手蹑脚地来到树下，滴溜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在枝叶间搜寻。突然响起的蝉鸣暴露了目标，小身影慢慢伸直腰，轻轻地把手靠过去。接近目标的一刹那，迅速捂住，一只蝉便乖乖地落在掌心——那个小小的身影便是我。活捉的蝉用细线拴住，牵在手里。那蝉还想飞，振翅腾空，却被线拉住，摔倒在地。有时候它兜着圈子，转晕了，错把人体当树干，飞到小腿上，胆小的伙伴吓得大哭。玩腻了，我们便将它系在树桩上，用竹枝轻按它褐色的肩背，按一下就叫一声，然而按久了，它却不叫了，大约被我们欺负得烦透了，懒得说话了吧。后来，我们给它喂食，将米饭或活捉的蚂蚁送到它嘴边，它理都不理，以绝食抗争。因为担心它会饿死，只好松开细线放生。

庄子里的蝉真多，尤其是雨后，往往能看到地上、树干上散布着黄褐色蝉壳，有时还能看到蝉蜕壳的过程。一只蝉挂在树枝上，后背裂开了口子，就像女孩儿后背开拉链的连衣裙。粉嫩浅红的蝉从裂口中一点点往外挤，很费力很痛苦的样子。过了很久，终于破壳而出，渐渐地，浅红的蝉一点点变成赤褐色，轻轻抖动翅膀，飞走了。蝉爬得到处都是，蝉声也密集，清脆，激越，高亢，悦耳。一只蝉开了个头，千万只蝉齐声跟唱，比除夕的鞭炮还要热烈，将整个村庄煮沸了。蝉声一浪一浪的，这边息了，侧耳细听，另一座村庄的蝉声隐约又起，齐声高歌。

蝉是林间的歌手，栖于高树，游走于民间，唱响乡村歌谣。它的嗓音好，带着草木的气息和露珠的质感，从清晨唱到黄昏，嗓子从不嘶哑。“明月别枝惊鹊，清风半夜鸣蝉。”有时候，遇到明月朗照的夜晚，它们错把月光当日光，扯上几嗓子——不唱白不唱。蝉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地下，钻出地面存活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甚至十几天。但它珍惜生命中每一天的时光，引吭高歌，歌唱乡村，歌唱生命，每一声，每一句，都清澈如洗，玉润珠圆。

一个又一个夏天走了，一只又一只夏蝉走了，一个又一个捕捉鸣蝉的孩童离开了村庄。但蝉声没有走，它一直都在，声声不息。夏天里，随意走进一座村庄，总能听到如洗的蝉声。

蝉声是村庄的标配。夏天里的村庄，要是没有蝉声，那该多么寂寞无趣啊。幸好，我们还有蝉鸣，一声声，陪伴村庄寂寥的黄昏。